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集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為合陽人嘉定中太學生而是書首行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藝文志載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李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録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為二也張萱内閣書目稱其採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于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採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其所謂新經者於天下自後其徒互相祖述推尊之以為聖人復生庠序專以設教科舉專以取士其或不由此者一切棄絶甚者屛逐之學士大夫知有新經而不知有其他當是獨吾鄉之老師宿儒從事易春秋論語其議論講說令其存於世者又復專主伊川之說深探力取持之不變蓋其當時親聞於濂溪者父兄相與謹而傳之風流餘韻至是而未泯耳正少蒙義方之訓早知誦習伊洛之書竊嘗以為後之學者不欲為孔孟之

固余平生之志而力有所未暇子能成之子之志偉矣昔石子重會諸老先生之言爲中庸集解朱文公爲發明其書且刪其重複去其訛誤以爲輯略恨子生晚不及見文公正雖幸及見之而心力衰耗顧不足以任兹事姑爲序其本末以待後之學者庶幾後之學者知師友淵源之所自云爾嘉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山陽度正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

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欲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未之知懼焉余為之懼又以自懼參觀諸儒之傳至本朝諸大老始謂此書為經世之大法為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禮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為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為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粹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析理不精又慮開卷瞭

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為是書且諗余為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乃書以復之嘉定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朔白鶴山人魏了翁書

子之聖則可無孔子之聖則僭矣達而賞罰行聖人處常也窮而襃貶作聖人處變也春秋樂道堯舜蓋堯舜處其常而孔子處其變試觀春秋初年何往而非變惠公隱桓之傳國父子之變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變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婦之變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三綱盡變於一年之間春秋雖欲不作可乎哉春秋因其變書之將以復其常也或曰是知其不可復而復之者乎曰非然也書其變於一時復其常於萬世故孟

軻氏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思其說而不得至本朝周惇頤明之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先之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嗚呼知孔子者惟軻知軻惟惇頤乎惇頤春秋之學程顥程頤得其傳頤嘗作傳而顥則間及之若張載則與顥頤講明而得之若劉絢謝湜則見而發明之若范祖禹諸人則見而知之若胡安國則聞而發明之若李侗諸人則聞而知之其派分其源同說雖不無稍異而尊王賤霸內中國

非天理之著見此天下之春秋也臣願聖主昭明孔子之春秋以復堯舜之常昭明孔子之褒貶以行堯舜之賞罰斯與三聖異世而同符矣則是書也臣安敢為一家之私藏哉安敢為一家之私藏哉大學生臣李俞謹

上

范祖禹

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終翰林學士兼侍講按朱熹伊洛淵源錄亦據鮮于綽所記列為程頤門人又稱其所著論語說唐鑑盡用程頤之意頤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又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臣今於其書有及於春秋者悉取附於本章

謝良佐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歷仕州縣曾名對除書局官程

及中庸解等書間有及於春秋者亦附本章之次

尹焞

焞字彦明洛人曾以逸民名賜和靖處士終徽猷閣待制甞因蘇炳以見程頤以篤行稱於其門甞曰孟子善讀春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焞謂程子亦善讀春秋春秋土功必書重民力也或以胡安國春秋傳示焞焞曰昔侍程子甞有所聞尚能記一二呂稽中謂其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

為講解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令併取其說焉

劉絢

絢字質夫河南人以通春秋名為太學博士有人問程頤春秋學曰已令劉絢作傳絢傳成來呈頤曰卻看頤親作據尹焞謂程傳竟不成書劉傳亦不出然今世傳程氏雜說首卷所載皆絢傳而李參所編程氏學自言併程子語錄之令十三家春秋集解皆目為程解誤矣臣令亦不能别其孰為程孰為劉各按

其書為標題亦疑以傳疑焉若其師友淵源之學則昭若日星無可疑也若夫朱熹所定程氏經説自有春秋傳二卷胡安國每援以為據與今劉傳不同是則為程傳又何疑焉

謝湜

湜字持正懐衣金堂人終國子博士二程來廣漢湜往從之嘗解春秋以呈程頤頤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然尹焞謂其久從程頤則其書成當在頤既歿

之後近年山陽度正始訪得其書於懷安録板以行世方獲見大抵說多本之頤比劉絢極詳細頤春秋學得湜得絢後又得安國而其義昭著矣

胡安國

安國字康侯建川崇安人終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因同舍靳裁之得聞西洛二程之學嘗詔以春秋進講以學未卒業辭退乞編集因得程頤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蓋以自信年六十一書成宋高宗

之學於楊時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
說盡得所傳之奥學者稱延平先生新安朱熹從之
嘗問春秋大旨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
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
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
無失耶熹服其言終身不敢輕議褒貶蓋得於此侗
無書傳世惟熹所錄平時語有問春秋者數條臣今
取附本章

貫通乃正誼明道之書不可於一字一義間妄求褒貶臣細考其說於諸書發明春秋最多而世莫察也熹晚年著通鑑綱目一書頗用春秋遺意此又熹不言之秘臣今雜取熹諸書及其門人記錄各附本章細味之當知熹深於春秋者熹讀春秋雖程氏說間亦疑之自餘皆未敢輕信觀其所疑益知其所信之不妄

張栻

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其名理皆善詩書易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劉絢問孔子何為作春秋頤曰由堯舜至于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具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為萬世王制之所折衷此作春秋之本

意也觀其告顔子為邦之道可見矣　夫子删詩賛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不正也詩序云主文而譎諫是也　又曰此為作春秋而言也　又曰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或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皆從傳説公羊説春

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又曰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春秋易詩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始穩孫明復之說是孫明復大槩惟解春秋之法初不見所寓徵意作如是觀有何意味　又曰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

而作亦非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又曰忠質文更尚一王之制孔子蓋不欲也故立百世之通制其制寓乎春秋矣告顏子為邦者則其大畧也至於今一千七百餘年矣而未有識之者也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生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

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但折以中道耳　楊

子善讀春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程子亦善讀春秋上功必書重民力也 又曰吾其為東周欲行王道尊周室人有語及為文者焞曰嘗聞先生云聖人文章載在六經自左丘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又曰有上王安石書請問六經之旨安石皆荅之至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葢三傳不足信也以是知安石比後之無忌憚者大段識好惡其徒乃廢春秋而後人謂安石意非也何以解春秋止是斷爛朝報未必然也安

蔽而不能察姦慝亂常而經德壞矣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以王道明於春秋也順天理物天王之事春秋首王正先王人所以尊天王也而君道立矣尊法施教諸侯之事也春秋顯忠勤斥僭亂所以正諸侯也諸侯正而臣道立矣事物在所辨治也春秋審是非正得失而辨治之道明功罪在所升絀也春秋原善惡正褒貶而升絀之道行宗族在所親睦也春秋謹尊卑篤恩義而親睦之道於是乎在矣內外在所防閑

也春秋發姦慝之情著禍亂之原而防閑之道於是乎在矣歲時在所變調也春秋明天地之災形陰陽之變而變調之道於是乎在矣非特此也美順正誅暴横所以律兵戎貴德賤力先義後利所以屈夷狄春秋之道深且備矣夫欲天理明人倫正紀綱立僞不汨真邪不害正捨春秋何以哉春秋者以大中之道斷列國行事而著之言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一時之政也春秋損益去取百王不易之道也王正月周之正月也

之守存乎法防危杜患存乎幾闡幽明微存乎理是故其辭約其旨遠其深有不言之意其微有不形之道由辭以窮意因意以觀道天下之變故盡矣言志莫大乎詩言政莫大乎書言分莫大乎禮言變莫大乎易決疑辨事莫大乎春秋詩廢則志意隱矣書廢則事物紛矣禮廢則尊卑失矣易廢則天人晦矣春秋廢則是非舛上下亂矣詩書禮義道之體也春秋道之用也故曰春秋者以大中之道斷列國行事而著之言也孟子曰王

非而書也宰咺渠伯糾稱名齊仲孫王人子突稱字諸侯執公卿稱人宋大夫遇害稱司馬晉伐鮮虞稱國荊來聘稱人若此之類皆以著褒貶而書也忽稱世子不稱爵突稱爵名小白入不稱公子糾納不稱子齊子舍未踰年稱君邾世子未即位稱伯王猛稱名王子朝稱立若此之類皆以斷危疑而書也大事正則紀綱立矣是非明則得失正矣褒貶著則賞罰明矣危疑斷則事之難安理之難明者判矣是四者春秋所書之要也聖

人所以闡幽明微而昭示後世者也小白入齊重耳入晉其事一也書小白入不書重耳入者以重耳入其事明小白與糾爭國其事在所辨故也鄭伯突入櫟大夫傅瑕納鄭伯其事一也書鄭伯突入櫟不書傅瑕納鄭伯者瑕納鄭伯其事明突入櫟爭國其事在所辨故也王后書逆止二王姬書逆止二夫人書納幣止二內女書歸止四以兵降者衆矣而書降止二以兵襲者衆矣而書襲止一凡此皆因示義而起者也書郊九書望三

書利害故也然則春秋或應書不書或不應書書或闕其事首尾不備書其意如此而已故曰春秋之法正大事則書明是非則書著褒貶則書斷危疑則書外此皆春秋所不書也傳者顧以爲列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其不書者或以偏見曲爲解說失聖人立言之意遠矣

論正不正之義曰父子相繼天下之正也宋桓以位傳繆公而其後公子馮以國卿致難於與夷吳諸樊以位傳餘祭而其後公子光亦且致難於僚春秋書與夷

之難稱督書僚之難稱吳以明二國之禍起於繆公餘祭所居不正而已矣繼世以嫡天下之正也晉獻公不正嗣位而里克肆逆於奚齊陳桓公不正嗣位而厲公竊國於太子春秋書奚齊曰君之子而不稱君書厲公曰陳佗而不稱爵以明二國之禍起於奚齊陳佗所居不正而已矣配國君必以夫人娶妻不以同姓天下之正也天王以妾母匹嫡而春秋於歸賵黜王臣昭公以吳姬爲小君而春秋於卒稱孟子以明仲子之於惠孟

子之於昭其所居不正而已矣晉執曹伯稱伯討罪成公自立之非正也令狐之戰書先蔑奔罪晉逆公子雍之非正也鄭忽復歸書世子罪突以庶奪嫡而害正也蒯聵入戚書世子罪輒以子抗父而逆正也晉人納捷菑書弗克罪趙盾以幼易長而失正也春秋以正立本以正撥亂其道如此而已矣是故違正雖有功春秋所不與守正雖遇害春秋所不廢　胡安國曰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奬忠善者及

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又曰昔者仲尼筆削春秋見諸行事以示聖人之用蓋人君南面之術人臣輔王體斷國論之準繩也　又曰春秋之書仲尼親筆門人高弟不措一詞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深切著明非空言比也義理精奥最難探測　又曰程子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　又曰夫春秋之法外域内侵則是膺是禦

不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　又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祥瑞者福慶之兆以為美觀則其心驕以怠災異者禍敗之符以為至戒則其心危以達此春秋垂法待後世之意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為災而先儒以為異按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歷算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其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或食於前

所感也凡一書再書屢書皆聖人深明天人感應之理觀災異而不知戒則禍之來必矣以人勝天以德消變則有其象而無其應若鄭有火災禆竈言曰不用玉斝鄭又將火子產不用火亦不作此則鄭有令政人勝天德消變之驗也考於經桑穀共生雉升鼎耳之類是矣故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未有無其應也而牽合傅會不明交勝之理則失之矣　所問叔孫婼見執及至以經考之稱晉人則非伯討也稱執我行人

則不以其罪也以傳證之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
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欲以叔孫與
邾人婼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郤范獻
子而拘申豐何謂不能以忠信免而貶之也季氏既已
逐已之君而昭公孫于齊居于鄆次于乾侯不得入其
國矣其葬人之君乃罪之輕者何用變文以示貶乎出
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也還者事已畢之
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未復

曰自臨川王氏說行廢春秋不列學官用私意訓釋經術其效至使君臣易位而衣冠無憤疾之情雖頽波及此考其本源誰啟之也　又曰聖人筆削雖孟氏莊周發明大略而微詞奥旨要自得於心非理明義精未可及也　又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趙武貶稱人者爲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産新得

之變當以義起者也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父妾婦乘其夫舉世莫之討而天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别謹華夷之辨其微詞隱義抑縱與奪是非進退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見聞到也必多求博取貫通類列非可以一事明也　夫尊諛者名亂之原按春秋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者絶諂媚之端垂警懼之戒正天下後世人主之心術也　夫名器者國家之寶按春秋大夫非三命爲

伐爲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以
此見聖人之情矣蓋亂常毀則赦而不誅則天理必滅
酷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故罪在五刑上天所
討大眚俱肆春秋譏之　又曰周室既衰五霸更盛適
當僖文宣之時戰勝諸侯威動天下若侵蔡次陘而屈
完服會于首止而王世子定束牲載書于蔡丘而五禁
行城邢遷杞封衛而諸侯順戰于城濮而夷狄屈朝于
王所備物典策而覲禮脩狩于河陽以臣從君而名分

正其功亦大矣聖人備書于策不没其實以示後世是當反覆致詳焉夫齊晉之功如彼而孟子陋之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曾西羞見比於管仲而深畏仲由何也蓋聖門之學惟義是正於利有所不謀惟道是明於功有所不計若齊桓晉文以功利言之則高矣以道義責之則三王之罪人也故仲尼於五霸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示聖學之大要　所寄賊不討不書葬說若欲言例例郤未通盜殺蔡侯申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

天下之大夫也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大抵春秋本來明白多緣學者見未通徹曲生私意誤有訓釋失其本旨經意遂迷使大義不顯耳如蔡般弒君事甚昭著只為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便以為般實非弒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此一段事乃春秋中亂臣賊子極惡重罪無有踰越者乃欲略過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劉絢傳授雖有來歷然亦有不透處如說宋災故只據左氏之說非矣信固是緊要然施於此一段卻無意味伊川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記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

以盡乎易之變者也是故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信乎　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匄而書晉士匄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匄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

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
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
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
義和之甍謚為文侯則列國猶請謚也及平王在位日
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
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
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
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家

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切於春秋　又曰大易垂訓必建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必興滅國而繼絶世易詩春秋令有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　又曰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

事也春秋之法大復讎然不為復讎而作也復讎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寵褒姒黜申后廢嫡子立伯服破滅宗周其罪深大故其父子間聖人所難言也及其賵仲子蹈覆車之轍然後書而深罪之也然則聖人所以不以復讎責平王者其意可見殆與書晉弒其君州蒲之類相近似乎

春秋集義綱領卷上

春秋集義綱領卷中

宋　李明復　撰

朱熹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春秋雖云孔子作如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亦只是寫出魯史只是中間須有改更春秋難看熹平生所以不敢說如何知得上面那是魯史舊文那是聖人改底字若道是聖人不改聖人又何不只用魯史

更作春秋做甚如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穀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這是多少擔負　又或問伊川程氏春秋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取之惡者誅之意只是如此故伊川程子引以為樣耳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

裘夏葛饑食渇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
問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亡之本
義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或近之也
又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
二書皆未易看今人不理會二書便入穿鑿若要讀此
二書且理會大義易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
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
君臣上下之分　又曰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忍不得

而今說此字是孔子作此字是舊文如何見得去何處勘驗況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别如後來五伯既衰後如溴梁之盟之屬大夫出來與諸侯會自是差異自是不好而今堅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如王人子突救衛這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從而存得他箇名字而今諸公卻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又何必如此說如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將胡安國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轍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令人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是不合義理者為非亦有謂之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他都不說破教後人

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此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曾果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奥義使人曉不得只以褒貶榮辱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 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

詳著事迹亦曉他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遏之使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遏之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此等

義何難曉　問讀春秋之法曰如他法只是据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争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爲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仔細勘量考索耳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　易本隱以之顯

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去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或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錄是非使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賵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且道如暈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到莊以後

郤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是賜那是未賜三傳惟左氏近之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畧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及到定哀之後更不說著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稍做不奈何時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模樣其初是節度使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類皆殺節度使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後便更無奈何這自是其

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春秋大吉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間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

一宣公時楚莊方盛强夷狄主盟中國諸侯親齊者亦皆朝楚朝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楚始退去既而吳越又强入來爭伯定哀之朝政自大夫出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宋華向放肆意志終春秋世更不奈何　張栻曰春秋明天理遏人欲以示萬世有國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謂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則以為聖人繼天心而立人極有不可已者不知則以為專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

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王正月者心之體也伊川所謂一哉王心箕子無偏無黨是也嘆其妙讀及儀父宋人盟心之妄克段心之賊歸仲子賵心之邪祭伯來心之貳益師卒而不日心之慢曰心却無許多事也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更無所遁其迹故也　又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

闢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
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觀其道
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
會如聘禘郊烝嘗歸復入納灾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
前乎後奪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
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
其備也如是豈茍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彼豈有是
哉徒隨其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

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令人做義只做得齊桓晉文優劣論　又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内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看春秋且須看左氏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又曰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宋宣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　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

如此之謬也穀梁子則以為隱公之欲與桓讓也夫人子氏薨者隱之妻也公羊子則以尹氏卒譏世卿也隱不書葬賊未討也疑得春秋之旨也故言三傳得失未有若啖氏之精者其言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詞辯但守文堅滯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其言三家得失可謂公矣故愚於序中有取於啖趙三家者為其所得之

類皆大事也故書日納幣逆女朝聘之類以時故書時
內女歸書月謹其行也他國以婚事至書月謹其來也
凡公如書月謹其行也大夫如書時降於公也凡公會
書月謹其行也外諸侯會內大夫會書時降於公也大
雩蒐狩城築之類以時故書時雩書月則著見其尤失
時也雩書日則著其用二辛也郎狩書月城楚丘書月
則以歲首重之也凡遇凡次皆書時著其非事而出非
一月也凡侵伐皆書時著其勞民病衆非一月也內侵

書日則又以見擇日而有為也郊書日廟祭書日則又以見擇日而有事也凡災異歷時則書時不及時則書月止一日則書日日食常在朔故日食書日書朔不書朔者食不當朔也星變或止一日或彌月或累月故星變或書日或書月或書時螽螟或止一月或累日故螽螟或書月或書時水旱書時以見為災非一月也不雨書正月至七月以見為災非一時也雨雹雨雪或以異常書或以非時書十月雨雪三月大雨震電此以非時

失天道也魯國金賻書求而王庭無四方之貢矣襄王居鄭周公奔晉書出而王國無四方之土矣二百四十二年朝王止二而諸侯朝禮不修由此見矣成公如京師遂會伐秦而諸侯朝禮不欽由此見矣非獨此也以外交來朝有若祭伯之奪其朝者以外交來聘有若祭叔之奪其爵者世執國政有若尹氏武氏之稱氏者未命而行父職有若武氏子仍叔之子稱子者王臣與列國要信有若尹子單子之同盟者屈辱於戎有若凡伯

京師也止書曰如而不曰聘爲其非聘禮之正也祭伯之來朝也獨書來而不稱朝不與王臣之出朝也祭伯之來聘也獨書字而不稱爵不與王臣之出聘也

論盟例曰凡盟内爲主稱及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外爲主稱會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其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賓主之義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雖在魯地列國已先結盟而我往會之亦稱會他國已推一國爲主則魯不敢不先之也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者也僖公之初立也公子友以繼好如齊莅盟得事大
保國之道此莅盟之善者也尹子柯陵之盟單子雞澤
之盟劉子平丘之盟皆諸侯上與王臣為盟書曰同盟
罪諸侯之卑王室也王世子首止之盟宰周公葵丘之
盟劉子皐鼬之盟諸侯不敢與世子王臣同盟書曰諸
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丘諸侯盟于皐鼬善諸侯之
尊王室也凡大國之盟皆小國不得已而從之也若乃
小國與之同欲亦書同盟幽之再盟書曰同盟以列國

皆欲聽命於齊鄭人若楚而欲從中國也新城之盟斷道之盟書曰同盟以衛侯鄭伯欲請平於晉魯侯衛侯曹伯欲與晉伐齊也虛朾之盟重丘之盟書曰同盟以魚石叛宋諸侯皆欲同力救宋崔杼亂齊諸侯皆欲同心討齊也蟲牢之盟馬陵之盟書曰同盟以鄭不即楚而從中國諸侯皆同心外楚也凡此八盟皆小國與大國同欲而書同盟者也凡同盟之國反覆違盟者亦書同盟罪其同盟於前而復違於後也清丘之盟諸侯欲

討貳恤病也既盟之後宋伐叛國而衛救之楚伐與國
而晉不救書曰同盟責晉衛之失信也蒲之盟與諸侯
同心為盟也既盟之後晉人執鄭伯晉欒書伐鄭書曰
同盟責晉之失信也戚之盟亳北之盟皆鄭伯外楚而
從晉也戚盟口血未乾而鄭公子喜侵宋鄭伯從楚戰
晉書曰同盟責鄭之失信也戲盟口血未乾而鄭公孫
輒從楚伐宋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亳盟口血未乾而
鄭伯從楚子伐宋書曰同盟責鄭伯失信之甚也凡此

五盟皆以大國反其令小國違其約而書同盟者也責王貢以討不庭服夷狄以安中國名陵之盟也尊王室以崇大義翼戴天子以示大順首止之盟也上明先王禁令下修列國訓戒使諸侯莫敢違法以歸于正葵丘之盟也是三盟者齊桓惠安天下之功於是乎在矣能使仇敵釋怨而從者柯之盟也能使列國順命而聽者幽之盟也能使遠人背敵而來者貫之盟也是三盟者齊桓屈服天下之功於是乎在矣葵之盟齊以雖託魯

而魯不能終其託者也落姑之盟魯以難託齊而齊不能終其託者也溴梁之盟大夫為主大夫主盟而諸侯圖治之功衰矣蜀之盟夷狄為主夷狄主盟而中國撥亂之功衰矣凡盟公及會則稱公卿及會則稱名微者及會則外稱人而內不名若乃外稱卿而內不名志內之失也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外稱人而內稱公貶外而人之也貶外稱人而公之失見矣

論入例曰凡諸侯卿大夫自外反內曰歸自外至內曰

入以歸對入歸内辭也入外辭也凡反國歸爲順入爲
逆春秋書歸書入所以别内外明逆順也歸順而入逆
春秋之大法也歸者書入入者書歸春秋之變文也歸
者書入以入起義而正其入也入者書歸以歸起義而
惡其歸也紀季姜歸京師王姬歸齊伯姬歸杞蔡季歸
蔡衛侯鄭歸衛蔡侯廬歸蔡陳侯吳歸陳凡此皆以歸
爲順者也鄭伯突入櫟莒去疾入莒宋魚石入彭城晉
欒盈入晉衛孫林父入戚紀季以酅入齊凡此皆以入

絕而復入也公羊謂出無惡入有惡誤矣魚石欒盈皆以大罪出奔其復入也可以謂之出無惡乎

論救例曰禍患相救諸侯之義也書救善之也救欲盡力救書人責其救之不力也救欲速進救書次責其救之緩也伐鄭諸侯遂救許善之也以其不反兵赴于許也救徐諸侯遂次于匡疾之也以其不進兵止于匡也楚以陵弱伐鄭而諸侯救之善之也以其守蟲牢之盟也宋以討貳伐陳而衛人救之疾之也以其背清丘之

于遂篨此則罪其師出無名也師次于郎以俟陳蔡齊師宋師次于郎此則示魯之危也乃若繼事書次則次有善惡齊桓伐楚次于陘則次之善者也諸侯救徐次于聶北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則次之惡者也伐事以次為善救事以次為惡伐而次以其有需待之意也桓公師次于陘而屈完來盟以此救而次以其不免於難也救徐次于匡而楚人敗徐救邢次于聶北而邢遷夷儀以此

陳轅濤塗則在我有不反已之過晉執季孫行父則在我有聽僑如之失執人以逆而不以順執人以忿而不以怒執人以讒而不以正在王法已不容矣而況執不以命者乎行人所以通國之信也國有不善過在國不在行人則兩國之信由此不通矣書執行人罪諸侯之不智也

論遂例曰遂繼事之辭也遂專事之辭也遂有善惡安利社稷抑强扶弱則遂之善者也慢命生事蠧民敗國

其生事也公孫歸父奉命出聘而不反命奔齊書遂奔齊罪其棄命也文公取須句遂成郚罪其勞民也齊侯侵我遂伐曹齊侯伐衛遂伐晉士鞅伐鄭遂侵衛罪其還師也滅偪陽書遂則罪諸侯因會而滅國也城虎牢書遂則罪大夫因會而城邑也公與大夫如齊書遂則罪其不能制也諸侯伐楚書遂則罪其行師之不正也諸侯次匡書遂則罪其救徐之不前也凡此皆遂之惡者也諸侯遂救許則善其急於解難也諸侯遂圍許則